



## 中興天台的知禮大師

蔡惠明

知禮（九六〇——一〇二八）大師字約言，俗姓金，浙江四明（今鄞縣人）。他是北宋的義學高僧，受宋真宗賜號「法智大師」，天台宗中人尊為「四明尊者」。七歲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出家。十五歲受具足戒，探究律部要義。二十歲從天台螺溪傳教院義通學天台教觀，三年後即代師開講說法。趙抃「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述碑」記載他：「凡三主法會，唯事講、懺，四十餘年，脇不至席，當時之人，從而化者以千計，受其教而唱道於時者，三十餘席。」可見其影响的深遠。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起，曾先後撰有「十不二門要鈔」、「別離隨緣二十問」等，與慶昭弟子繼齊、元穎、子玄等往復進行辯論。他又就智者大師「金光明經玄義」、廣本的「觀心釋」真偽問題，先與晤恩及其弟子源清、洪敏等論爭，作「釋難扶宗記」；後又與慶昭、智圓等反覆論難五次，歷時七年，撰有「問難書」、「詰難書」、「問疑書」、「復問書」等。景德三年，又總括前後十番問答釋難，

集為「十義書」兩卷，並作「觀心二百問」，遣弟子本如携錢塘面請慶昭作答。經智圓要求錢塘太守調停，爭論才告平息。天台宗有山家、山外之分，就是起於知禮時代。知禮一派自認為是天台一宗的正統，以山家自稱；而把和他們見解不同的洪敏、源清、天昭、智圓稱為山外。但由於辨理論難，促使天台宗的中興。大中祥符六年（一〇一三），他創設念佛施戒會，結合僧俗男女一萬人，同修持名、發菩提心，求生淨土。後又著「觀經融心解」、「修懺要旨」、「觀音別行玄義記」、「觀無量壽經疏宗鈔」等。據記載，他晚年曾結伴十僧共修「法華懺」，以三年為期，期滿集體自焚。後經楊億、李遵勗以及同學遵式等再三勸阻，宋真宗特下詔令他「住世」，始唯「懺」不「焚」。仁宗天聖六年（一〇二八）圓寂，天台宗人尊為第十七祖，法嗣弟子有廣智尚賢、神照本如、南屏梵臻等三十餘人。胡昉「明州延慶寺傳天台教觀故法智大師塔銘並序」稱讚他：「古師所未諭，今學所未

詳者，師必炳然而記釋之；往哲所難履，來裔所難繼者，師必確然而進趨之。」表明大師是天台宗的「繼往開來者」。志磐則在「佛祖統記」中寫道：

「四明法智，以上聖之才，當中興之運，東征西伐，再清教海，功業之盛，可得而思？自荆溪而來，九世、二百年矣。備象體而集大成，闢異端而隆正統者，唯法智一師耳。是宜陪位列祖，稱爲中興。」評價很高，也符史實。「四明法智尊者實錄」則稱大師「自三十二出世住持，三十八年中共講『法華玄義』七遍，『文句』八遍，『止觀』八遍，『涅槃疏』一遍，『淨名疏』二遍，『光明玄義』十遍，『觀音別行玄記』七遍，『觀經疏』七遍，『金剛錘』、『止觀義例』、『十不二門』、『始終心要』等不復計數。共修『法華懺』長期三年，十僧修『大悲懺』三年。」可見大師「講」、「懺」的頻繁，在歷代高僧中也屬罕見。「實錄」還記載他「燃三指以供佛。造院宇一所，大小三百間，造彌陀、觀音、勢至、普賢、天台祖師像二十軀。印寫教乘滿一萬卷。」這裏所述的一所寺院，就是甯波延慶寺，惜迄今被佔用，未能落實政策歸還修復。

在大師「與禪僧清泰的問答」中，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一問：無明與法性，爲有前後？爲無前後？若云有前後者，何云法性無初，無明亦無有始。又云無明即是佛性耶？若言無前後者，何故佛果位中，斷盡無明，方成佛果？既云斷盡，應斷佛性耶？」

問題提得很有勢頭，大師答得也不含糊：

「答：若論本具，平等一性，則非真非妄，而不說有無明、法性，亦不論有始終；但象生自無始忽然不覺，迷理而生無明，無明有熏真之用，法性有隨妄之能，真妄和合，名爲緣起。故『金錘』曰：『無有無波之水，未有不濕之波，在濕詎問於混澄，爲波自分於清濁；雖則有清有濁，而一體無殊也。』所謂清濁波

者，真妄兩用也；清濁濕性者，一體無殊也。無明、法性體一，故起無前後。故『起信論』云：『如來藏無前際故，無明之相，亦無有始』是也。若覺悟時，違妄即真，了無明即是法性。約修門說，義當斷妄，妄體本真，妄何所斷？故曰無明亦無有終。」

清泰對這一答覆並不滿意，接着又問：

「奉第一答云：『忽然』不覺，迷理而生無明。只如『不覺』，依何而生？以何爲體？何因緣故，『忽然』生耶？」大師答道：

「甚深藏性之源，非真非妄，此性隨緣，而真而妄。故『佛性論』云：『單真不生，獨妄難成，真妄和合，方有所爲。』是故教門所示真有隨緣、不變之義，妄有體空、成事之能。良以靈源無住，隨妄而生，強覺既迷，忽然而起。然此起妄之言，復應了知其意。若言象生本覺圓明之性，此即指象生無始無明而爲法性，以無明、法性體一故。若言忽然不覺而生無明，此即約修以說，對性論起，從本覺體而不覺也。不如此，則不能顯進修之人是復本、還源之道矣。以此意故，凡諸經論，多云從真以起妄也。其實一切象生自無始來，唯有迷妄不覺而已。故『起信論』曰：『一切象生，不名爲覺，以從本來，未曾離念，故說無始無明是也。』子問『不覺』依何而生？若曉上意，則不必如此問也。盡象生之妄，自無始即有之也。」

清泰接着又問：「夫言無情說法者，爲是名本清淨法性爲無情說法？爲是指草木瓦礫爲無情說法？若本清淨法性，爲無情說法者，此性橫遍豎窮，生佛平等，不應有說法也；縱有言說，誰爲聽受？若指草木瓦礫爲無情說法者，教相如何分別耶？」

大師答道：「無情說法之言，其來尙矣。的論其要，難得其旨。汝問以清淨法性、草木瓦礫立二法也。當知法性之外，無別瓦木；瓦木之外，無別法性，二非二也。故『華嚴』曰：『法性遍一切處、一切山河及國土，三世悉在無有餘，亦無形相而可

得。」此道若論有相，充塞太虛，包含法界；若論無相，一法不留，見聞不住，卷舒自在，體露堂堂。昔南陽忠國師答學者，以牆壁瓦礫爲古佛心，不異此旨。若論說法，熾然常說，古今無間。「華嚴」之中，塵說、刹說、佛說、衆生說，三世一切說。若論聽受，十方齊說，十方齊聞；三世俱宣，三世俱聽。「這裏大師對湛然上人的「無情有性」論觀點有繼承與發揮，表明他是「眞如緣起」論者，弘傳天台宗思想。

大師還發揮智者、湛然兩祖的宗義，認爲只講「別離隨緣」（眞如隨緣）不行，只有「理具隨緣」，才是眞正圓極。其目的在於捍衛台宗學說，貶低華嚴宗性起說的價值。他依「金光明經玄義」廣本，講十法「觀心」，主張觀心法門「妄心觀」，發揮妄即眞、妄外無眞等思想，經過他的弟子們進一步探討，對後世很有影响。他在「十不二門指要鈔」卷下中提出：眞如緣起的涵義，別、圓二教所說不同。別教所說的眞如，超然在差別的事相之外，就是和事相隔別的理體，所以稱爲「別理」，或稱「但理」、「一理」。圓教則認爲眞如理中本來就具有差別的事相，事理相即熔融。其隨緣而作一切諸法，乃是舉體隨緣，舉體不變，即不變而隨緣，也即隨緣而不變；所以稱爲「理具隨緣」。在「指要鈔」中大師寫道：「他宗明一理隨緣作差別法，差別是無明之相，諄一是眞如之相，隨緣時則有差別，不隨緣時則無差別；故知一性與無明和合方有差別，正是合義，非體不二，以除無明無差別故。應知不談理具，單說眞如隨緣，仍是離義。故知他宗極圓，祇云性起，不云性具，深可思量。」

智者大師的「金光明經玄義」有廣、畧二本並行於世。義通曾講過廣本，並著有「金光明玄義贊釋」及「金光明文句備急鈔」（此兩書均佚）。但同時代的慈光晤恩作「金光明玄義發揮記」，專解畧本，說「玄義」已經在教義釋一段用十種三法說廣示法性圓妙之理，不須更作觀心釋；廣本有此，是後人所擅添；並依畧本唱眞心觀。他的弟子奉先源清、靈光、洪敏共構難詞，非

議廣本的觀心釋，輔成師義。知禮大師應同門善信之請，撰「釋難扶宗記」，闡明廣本觀心的義理，唱安心觀。認爲晤恩廢除觀心，是有教而無觀。源清的弟子梵天慶昭、孤山智圓又合作「辨訛」，以破「釋難」。大師進行詰問，慶昭等則作答辯。最後，智圓又於天禧二年（一〇一八）作「金光明經玄義表」一卷，非議廣本的觀心釋。大師在智圓示寂的次年（一〇二三）著「光明玄義拾遺記」，針鋒相對，加以破斥。另外，和這些論諍相關聯的，還有色具心具、三千有相無相、理毒性惡等辨難，大師在「觀經疏妙宗鈔」卷一中作色心雙具說，主張色法也和心法一樣，圓具十界三千諸法。慶昭的弟子永福咸潤作「指瑕」，固執獨頭的色法，不具三千等義。仁岳作「抉膜」述心色不二義破他；然而仁岳也不同意知禮的約心觀佛說，先後撰「十諫書」等提出論議，一直到大師示寂後爲他的再傳弟子妙悟希最所破。至此，知禮大師的學說大爲流行。

宗曉在「四明尊者教行錄序」中寫道：

「寶雲（指義通大師駐錫的寶雲寺）法席大開，得二神足而起家，一曰法智師（諱知禮），一曰慈雲師（諱遵式）。法智主延慶道場，中興此教，時稱四明尊者。慈雲建靈山法席，峙立解行，世號天竺懺主。」遵式字知白，俗姓葉，與知禮大師並稱爲義通高足，當另文作介紹。

知禮大師的主要著述有：「光明玄義拾遺記」六卷、「光明文句記」十二卷、「觀經疏妙宗鈔」三卷、「觀音別行玄記」四卷、「十不二門指要鈔」二卷、「觀音經義疏記」四卷、「金光明三昧義」一卷、「大悲懺儀」一卷、「修懺要旨」一卷、「四明尊者教行錄」七卷等。宗曉在「教行錄序」中說大師「所撰記、鈔，三十餘萬言。」實際上當不止這些。爲了同「山外派」進行論戰，他過著有「扶宗記」二卷、「十義書」二卷、「解謗書」三卷，他的再傳弟子繼忠還爲他編集「觀心二百問」一卷，堪稱著作等身，一代宗師。